

街 娃

邱 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夏天至同年冬天。作品塑造了一个虽然沦为流浪儿、却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的朱小宝的可爱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关怀下一代的革命老前辈和不少可尊敬的人民的群像，鞭笞了邪恶卑劣的灵魂，使读者深切地感到生活中毕竟存在着美好的东西，希望在人民。

作者是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笔下的几个孩子形象鲜明丰满，栩栩如生。反面人物也各具性格，尤其是教唆犯独脚大仙的狡诈，刻画得比较细。故事曲折引人，语言流畅，时代气氛浓郁，在艺术上颇有特色。

责任编辑：张佳佩 于砚章

街 娃
Jie W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27,000 开本 787×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4}$ 插页 2

198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1,800

书号 10019·3781

定价 1.05 元

目 次

第一章	真小骏和假大骏	1
第二章	黑汉子变成了一头斑马	10
第三章	在小板棚里	17
第四章	独脚大仙和一个小女孩	25
第五章	可以教育好的孙子	32
第六章	破大楼里的一个夜晚	39
第七章	蓓蓓	49
第八章	巷口	58
第九章	派出所里的一幕悲喜剧	65
第十章	分道扬镳	75
第十一章	半本连环画	81
第十二章	歪脖树上滑下来两个黑影	88
第十三章	奇异的旅程	95
第十四章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总是多一些	106
第十五章	松林深处一声凄厉的哭喊	117
第十六章	重逢	127
第十七章	一张照片	136
第十八章	祖孙夜话	143

第十九章	余奶奶三进小宝家	151
第二十章	一张天书一般的纸条	160
第二十一章	“小骏,快上车!”	168
第二十二章	三张孩子的小脸紧紧地贴到一起	173
第二十三章	书包和红领巾	183
第二十四章	古城风雪夜	190

第一章 真小骏和假大骏

他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名字叫做马小骏。

小小的灵魂里也有欢乐和悲哀。眼下，他正失神地站在韩村车站入口旁边，一只手揉着小小的鼻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朝下流呢！

这是津浦路上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几间孤零零的站房怪寒碛地蹲缩在崖坡上面，两条铁轨穿过庄稼地，一直伸向看不见的远方。快车傲岸地、神气十足地从小站身旁驶过，既不停留，也不减速。每天只有几列慢车懒洋洋地停下，甩下几个农村打扮的旅客，装上几件邮包、行李，又慢吞吞开走了。

眼下，那列开往济南的慢车正停在线路上，象一个患了热伤风的老头儿一般，有气无力地喘着粗气。

入口处已经空了，车站服务员把油漆斑驳的栅栏门帘上了。看到这些，小骏“哇”地一声，哭得更响了。

站房门旁贴一张大红标语，上写“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下面的水泥台阶上，几个闲汉正在打扑克。

“怎么啦，小子？”一个满脸灰土的赤膊汉子扭过头来问。

“我的钱不见了！”小骏把空荡荡的口袋翻过来，给赤膊汉子

看了看，一边抽抽嗒嗒地说，“爸爸给我十块钱，买票回济南，一眨眼就没了。”

“你爸爸在哪里工作？”

“沙荒堆五七干校。”

“五老七啊！”打对门的一个小青年甩出一张扑克，朝小骏嘻嘻一笑，“不要紧，小家伙！等把走资派都打翻在地，我当了铁路局长，请你客，坐车就不要钱了！”

机车闷沉沉地吼叫了一声。小骏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发疯一般摇晃着栅栏门。他想起一个人孤零零留在济南的奶奶，汗水搅着眼泪，流得更紧了。

一个比小骏矮半头的男孩走过来。他穿一件又肥又大的破军褂，吊一条又短又瘦的灰布裤，赤着脚，两手插到裤袋里，消消停停地吹着口哨。他来到小骏跟前，大大咧咧撞了小骏一下，说：

“小老弟，到点了，快上车吧！”

小骏朝他翻翻眼皮，没有说话。

“快着点儿！咱们搭帮走，我也上济南。”

“我没票。”小骏说。

“你摸摸口袋，兴许把车票忘到里面了。”

小骏真个迟迟疑疑地捏了捏口袋。指尖触到一张小小的、硬硬的纸片，连忙掏出来一看，真的是一张到达济南的客票。

小骏顾不得多想。他擦一把泪水，跟那小男孩一道，跑进车站，跳到车上去。

列车徐徐开动了。

两人坐到车厢的空位上。小骏静下神来，这才感激地望着小男孩，说：

“我知道，是你替我买的票吧？谢谢你啦！”

“谢什么？谢（卸）多了就谢（卸）零散了！”小男孩眨眨眼说，“不是我，是你自个儿买的，一发急自己给忘啦！”

“不对，是你买的！”小骏说，“你真是个好人的！”

“坏人死光了就光剩好人啦！”小男孩说。

“不！你哄不了我！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的！”小骏说，“你叫什么？”

“你哩？”

“我叫小骏。”

“我叫大骏！”

“真巧，咱俩重名儿！”小骏高兴地说，“你几岁了？”

“你哩？”

“我十二了。”

“我十二岁零一天，你叫我大哥就是了！”

小骏嘻开嘴，迷惑地笑了笑，停停又问：

“你上几年级？”

“你哩？”

“我上小学五年级。”

“我上大学五年级！”

小骏不由皱起小鼻头，更加迷惑地笑了笑。别看他比自己矮半头，可真逗！

“你以前坐过火车吗？”小骏问。

“你哩?”

“我前天来的时候坐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我吗？我天天坐火车！啥时候愿意啥时候坐！有时候高兴了还坐包车，一列火车只拉咱一个人。”

“你净瞎吹！”

“我那嘴又没闲得长疮，跟你瞎吹干什么？有一次，一整列火车，装的全是鸭梨和苹果，我躺在车厢里，吃够了就睡，睡够了就吃。”

“人家让你那么干吗？”

“不要紧，咱跟他们有交情！”

看他呼天喝地、云里雾里的，可真是个奇怪的娃儿。小骏猜不透是真是假，他扁一扁嘴，停会儿又说：

“你帮我买票的钱，我回家就还你。”

“小事一桩，算了算了！”

“那可中不中！”小骏说，“我奶奶说，随便要人家的东西，那就不是好孩子！”

“你奶奶是干什么的？”

“奶奶原先……原先是个校长……”

“这是什么年头儿，还兴这号没油没盐的淡话？”小男孩朝地上“啪”地吐口唾沫，“嘻，你奶奶真是个古怪虫虫儿！”

听到这话，小骏嘟起嘴，生气了。奶奶不是什么虫虫儿，她原是市教育局的副局长，还兼着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如今虽被打倒了，天天打扫厕所和走廊；可小骏知道，她仍然是个最好最好的奶奶。

小骏气嘟嘟转过脸去，不看那小男孩。可猛丁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儿，扭头看时，只见那小男孩早从车座上弹起来，象条小泥鳅，钻进通道中间的人缝里。一眨眼的工夫，拱进车厢一头的厕所里去了。

“把车票拿出来，查票啦！”从车厢另一头，传来了列车员的喊声。

小骏这才想起来，小男孩的车票跟自己的似乎不大一样。对了！他拿的是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

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越来越近，小骏心口怦怦跳，气喘得渐渐不匀了。他偷偷瞧一眼那紧紧关闭的厕所，又胆怯地望望乘警那别在屁股后面的、装在皮套里的小手枪。他小手抖抖地把车票交给列车员，呆怔怔地看他在上面剪出一个小小的圆孔；等他们走到车厢一头，推开那扇厕所门时，小骏那颗心就象只小小的青蛙，眼看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奇怪！小男孩并没有被他们从厕所里提着一只耳朵拽出来！他们走向另一个车厢里去了。

小骏站起来，迅速走向厕所。

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厕所里没有小男孩的影子。

小骏看看车窗：车窗用粗大的铁棍拦着，玻璃也完好无损。他站到暖气片上，翘起脚尖望望水箱：水箱里空空荡荡。只有水管子里的气流不时尖声叫着，象小男孩那样不断吹着口哨。难道他变成了一股清水、一团白汽，从那细细的水管里偷偷溜出去了吗？

小骏失魂落魄般站在厕所门外的洗脸室里。抻了脖子看看，

他们刚才的位子已经被两个小伙子占了去，便顺势在门旁一条鼓鼓囊囊的麻袋上坐下了。

列车在空旷的平原上行进，车轮发出单调的、沉闷的声音。这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太阳直射到车顶的铁皮上，列车就象在大火里烘烤着一样。车厢里烟雾蒸腾，人声嘈杂，弥漫着浓重的汗臭味。李玉和跟小常宝那高昂的唱腔和着锣鼓点儿阵阵传来，塞满了整个车厢，撞击着他那小小的耳膜。小骏却象什么也没有听到，呆呆地坐着，跟个木头人儿一样。

乘警、列车长和列车员又从另一节车厢走回来了。远远望去，只见他们前面低头走着几个乘客。这是那些没有车票的人，他们要被带到车长室，去补票、罚款，或者在下一站被驱赶下车。小骏心口怦怦跳着朝他们望去，只见里面有一个老头儿，三、四个青年人，却没有那个小男孩的影子。

这小男孩哪里去了呢？看他说起话来东一榔头西一斧子的，难道他真跟车上的人们有交情，或者会什么隐身法儿吗？

乘警他们越走越远，从车厢另一头消失了。

小骏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渐渐放了下来。他闷得无聊，便把头探向窗口，朝车外张望起来。

近处是一片刚刚收割完毕的麦田，远处的山坡上露出几个用白石头砌成的大字：“苦干三年，建成大寨县！”小路上走着一辆牛车，那牛象睡着了一般，摇摇摆摆迈着八字步，不一霎就闪到列车后面去了。前面出现了一个小水塘，几个光屁股娃儿正在水塘里打闹。塘边站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扬起小手朝列车呼喊着什么，正冲着列车撒起尿来……

小水塘和塘边的孩子一忽儿又看不见了。前面又是一片一片刚刚收割的空荡荡的麦田，光秃秃的山顶上又露出一行更大的白字……

列车在火热的阳光下奔跑着，车轮发出单调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不一会，小骏脑瓜很有节奏地一歪一晃，嘴角出现一股细细的口水，他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中，一块硬硬的东西在小骏脑袋上轻轻碰了一下。

小骏身子摇晃一下，又睡着了。

过了一霎，那硬硬的东西又一下子碰到他脑门上。这一次，力量比刚才重多了。

小骏吃了一惊，醒过来了。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抬头一看，只见从车厢顶上那木板之间的破缝里，垂下来一根细线，末端吊着一块小小的铁片。它半空中悠悠荡动，这一回不偏不斜，恰恰碰到了小骏的鼻尖上。

小骏觉得十分奇怪。他才想伸手去抓，却见细线带着末端的铁片，倏地缩上去，不见了。

车厢顶上，传来轻轻的、悠长的口哨声。

小骏惊喜地抬起头来，看了半天。最后，从顶板的破缝里，这才模模糊糊看到小男孩那双小小的、飞动着调皮的笑意的眼睛。

“你……你从哪里上去的？”小骏压低声音，又高兴又惊奇地问。

没有回答。细线、眼睛和口哨声，一古脑儿消失了。

小骏连忙跑向厕所。推开门，只见一缕灰土从头顶上飘下

来。抬头望去，只见车顶的天窗打开了，露出来两条细腿、一双赤脚，在半空中十分惬意地、悠悠荡荡地摆动着。

“造火车的爷们心眼儿不孬，给咱特别准备了这么个小阁楼，虽说挤巴点儿，可总归还算够份儿，有点儿交情……”小男孩说。

小骏这才明白了小男孩玩了怎样一套惊险的把戏。他连忙说：

“快！快下来吧！”

“不！”小男孩说，“我花五分钱，买的就是这号票！”

“小心！掉下来可不是玩的！”

“哪里的话？这里面愿坐就坐，愿躺就躺，可舒服啦！”

天窗关紧，小男孩不见了。

列车在济南车站停了下来。小骏在站台上东瞅西望，哪里也不见那小男孩的踪影。他一个人慢吞吞出得站来，却见小男孩站在广场里的人群外面，手里举着那件破军褂，翘起



脚尖，朝他用力摇动着。

“跟我回家，我还你钱——”小骏大声呼喊着。

小男孩吹出一声长长的口哨，钻进人群，不见了。

第二章 黑汉子变成了一头斑马

第二天上午，小骏来到了学校里。

第一节课下课以后，他看到教室屋山墙前面聚集了一群孩子，咕咕嘎嘎吵个不停。他走过去，人们哄地散了；却不走远，又回过头来朝他嘻嘻地笑。他扭头朝屋山墙上望了一眼，脸上不由刷地红了。

墙上用粉笔画了一个瘦瘦的女人，剃了阴阳头，戴了老花镜，身上穿一件紧身旗袍，上面罩一件对襟马褂，脚下是一双绣花高底鞋。在她鼻子下面，却用红笔画出两撇小胡子，十分滑稽地翘起来。

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大字：

“这是马小骏的奶奶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小骏认出这是他的同桌张金喜的笔迹。今天上午小骏没让他照着自己的本子抄作业，惹着他了。现在，张金喜正躲在远处一棵大树后面，象个打了胜仗的大将军，挤眉弄眼朝这里张望。

小骏找来一块抹布，沾上水，气嘟嘟跑了过来。

“这是革命的宣传画，谁敢破坏，那就砸烂他的狗头！”传来张金喜阴阳怪气的喊声。

小骏站在屋山墙前面，想了想，没有去擦那幅画。他用抹布擦去几个字，又在地上拣个粉笔头儿，在墙上又添出几个字。现在，那条标语变了，写的是：

“这是张金喜的奶奶死不改悔大王八蛋！”

远远近近的孩子，轰哈一声全笑了。

那张金喜早象一阵旋风般气汹汹卷了过来，一把抓住了马小骏的头发。小骏也不示弱，伸手抓住了对方的领口。眨眼之间，两人便滚到一起了。

那张金喜粗粗壮壮，小骏哪是他的对手。不一会，他把小骏掀翻在地，骑在他的身上，嚷着：

“你说！上面画的是你亲奶奶！快说！”

小骏瞪圆两眼，不说话。胸膛上立即又挨了一拳。

“伸出舌头，把你写的那臭字儿一个个舐了去！”

小骏紧闭嘴巴，还是不说话。嘴角上立即又挨了一掌。

多亏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们已经端着粉笔盒走出了备课室。同学们急急忙忙跑向教室。张金喜这才从小骏身上站了起来。

小骏擦一把泪水，爬了起来，慢吞吞朝教室走去。突然间，他看到地上有块茶杯大的硬土块。他停下来，把土块抓到手，藏在身后。等张金喜最后一个走到教室门口时，小骏猛力一挥，把土块扔了出去。土块象一枚小炮弹，不偏不斜，重重地打在张金喜的后背上。等他吃惊地回头看时，小骏早撒开丫子，象只兔子一般，冲出校门，跑到街上去了。

他一口气跑过三条马路，最后来到纬二路大街上。

今天的课是不能上了。离中午放学的时间还早，这半天的时间让他怎么打发呢？

这是闹市区，商店一个挨着一个。这里那里，不时看到一行行排长队买东西的人们。也有一些闲人，背个挎包，叼支烟卷，在马路上蹦蹦跳跳。

小骏穿过一个十字街口，突然发现路旁人多起来。隔着马路，人们拥拥挤挤分别排列成两行，伸了脖子向马路尽头张望着，似乎是等待着要看什么有趣的光景。

突然，小骏看到了前天遇上的那个小男孩。他两手插在裤袋里，专向人多的地方挤。小骏不由得高兴地喊了一声：

“大骏——”

小男孩没有回头。小骏连忙赶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小男孩回过头来，向他呲牙一笑。

“叫你哩！——你怎么不理我？”

“谁叫我啊？”

“我呀！我大声喊：大骏！大骏！可你连头都不回！”

小男孩似乎怔了一下，可接着又自自然然地笑了。

“对，我是叫大骏，大骏就是我！正巧汽车拉鼻儿，我没有听到！”

这半天，小骏孤孤单单一个人，闷得心里象长了荒草一样。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个伙伴，他感到十分高兴。可小男孩并不停留。他仿佛有什么急事要办，又向人堆里挤过去了。

马路牙子上每隔十来步站着一个男人。他们头戴荆条帽，手握黑白棍，佩戴着“文攻武卫”的臂章；一个个铁青着脸，阻挡

着拥向马路的人群。其中一个黑大个儿，突然朝挤在人缝里的小男孩气汹汹地喊道：

“小崽子，你朝哪里拱？——滚出去！”

小男孩嬉皮笑脸地眦眦眼：

“大叔，革命同志嘛，你说话客气点儿！”

黑大汉不由分说，举起黑白棍，朝小男孩头上“梆”地一声砸了下去。

小男孩两手抱住头，呲牙咧嘴退到人群外面去。又听黑大汉大声朝人们说：

“大家提高革命警惕，小心让小偷偷了东西！”

小男孩已离开十几步，他突然大声喊道：“老崽子，快回家看看吧！你老婆让一只三条腿的老鼠偷跑了！”一边喊着，一边撒腿朝远处跑去。

小骏也跑出几步，追上了那小男孩。看看那黑汉子没有追上来，他们便绕个弯，走进了百货公司。

这是座年代久远的四层高楼。破旧的木板楼梯很窄，显得拥挤拥挤。他们爬到最高的一层，在楼梯拐角一个角落里停下来。小男孩喘口气，从破破烂烂的衣兜里掏出半盒烟，抽出一支点着火，美美地吸了一口。

他抽烟的能耐可真不小！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有时射成两条笔直的烟柱，有时还能分别旋出几个烟圈儿。他默下眼神，满足地吧嗒一下嘴唇，又过了一小会儿，才用手碰碰小骏，

“来一口？”

小骏连忙摇了摇头，说：